

悦读随笔

“笑谈”是一种怎样的傲娇体验

——《三国演义》悦读散记之一

□李元广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大气磅礴又不失委婉曲致的《临江仙》并非专门为《三国演义》而写的，可被毛宗岗父子放到卷首后，竟演变为《三国演义》浑然天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一段佳话。

细品这首古词，里面有三种典型意象值得我们深思：英雄，渔樵，以及青山夕阳秋月春风寄寓其中的自然宇宙。

英雄，按曹孟德的话来说，“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不过他的标准明显苛刻过度，只把自己和刘备摆到这个份上，未免太画地为牢。魏国刘劭《人物志·英雄》的说法也许更受欢迎：“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就此而言，诸多沙场驰骋、运筹帷幄的武将文臣们也自然可以归到这个圈子里，从而《三国演义》也就成了一座标准的英雄专辑。书中的众多人物，用坚忍不拔的壮志、纵横四海的豪情、马革裹尸的勇气、殚精竭虑的态度和洞幽烛微的智慧把自己的人生书写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为时人尊崇赞叹，为后人高山仰止。

但是，如果你选择后撤几步，隔岸观火，那又会看到什么？

横槊赋诗的曹孟德哪儿去了？他和他的英雄联盟建立的起起帝国又哪儿去了呢？颠沛流离苦斗不休终成一方霸主的刘玄德哪儿去了？嗜鸣叱咤的五虎上将们哪儿去了？偏居一隅本可据险自安的蜀国又落得了怎样一个下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魂归何处？江山基业易于何人之手？在绵绵不绝永无停居的时间潮流里，他们所努力为之付出的一切、他们杀伐征战夙夜寐的身影竟显得如此脆弱不堪，恍惚迷离得如同未曾发生过。曾经那么辛苦那么真诚那么义无反顾的追求和付出还有意义吗？无人作答，英雄已被浪花淘尽，是非成败亦转头即空。

在这苍茫人世间什么才是不变的真实？环目四顾，惟苍穹高悬，星月摇曳，春风飘荡，大江奔流，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貌似才亘古不变永世长存。

在一些人眼里看来，人生短暂而虚幻甚至荒诞，何必汲汲名利而自苦不已？游走山林泛舟江海，来一场又一场说走就可以走的旅游难道不更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于是这些人就开始了从繁华热闹的“人世”里主动后撤，挖空心思想造自己的小甜美，“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这种行为被称为“出世”，这种流派被称为“道家”，这种人士被称为“隐者”。当建功立业的英雄们

把人生看成一场奋斗时，隐者们把人生视为了一场旅游。

本来人各有志，各安其道，倒也能相安无事。可道家从来都保持着对“人世者”尤其是坚持“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的优越感，《论语》里就保留了不少隐者对孔子及其门徒的奚落。而英雄，不管其本人是否属于儒家，奋发有为、自强不息的情怀倒是和儒家正统一脉相承，所以，英雄们及其事业也就成为了隐逸者们“笑谈”的又一资源。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是怎样的一种傲娇体验？

当然有自负，洞悉宇宙玄机的自负。道法自然，无为自化，世间万物包括人类都是自然而然的发展变化，自诩为圣人的连这一点也看不明白，殚精竭虑逆天而行，你们是不是傻啊？万物负阴而抱阳，反者道之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盛衰相伴治乱相依，非人力所能及也，何必劳心劳力自取其辱，由他去吧。有人还没有打开封面就已经提前知道了结局，诸葛亮和他的小伙伴们算得上这样的人吗？

当然有叹惋，对有人执迷不悟的叹惋。“独善其身尽日安，何须千古名不朽！”石广元孟公威的这段唱词一不小心泄露了隐者的一点小秘密：在这乱纷纷的世界里，功名利禄算什么，肉体生命的保全才是第一位的。名利场乃利益争斗人生沉浮焦点领

域，今日高官厚禄，明朝人头落地，所以老子、庄子才一个将乱之际飘然而去，一个赤贫之中自得其乐。有人说，道家滑头，远离是非、与世无争、保全自我是他们的处世法宝，也是他们点评旁人的一个招牌动作。

也有崇敬，对积极入世者的崇敬。老庄们不是没有理想，而是理想太大，他们想把人类圈在最初诞生的地方，返璞归真天人合一，美好素朴浑如太初。可人类已经出发，并踏上飞速发展的自我建构历程，再也不可能回头了。所以真正的隐者已经早早看透，看透了心也就凉了，心凉了也就自然放弃了努力。不过虽然“名利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纵情于山水之间的世外高人依然免不了时时向人间张望——那里，有他们所俯视的英雄们在尽力挥洒自己的生命激情，在为了自己的理想蓝图“知其不可而为之”，其行愚不可及也，但其志更不可嗔也。所以道家才时不时地总要跑到儒家门前卖弄一番，戏谑笑谈中未必不含满满的敬意；所以司马徽才忍不住向刘备举荐伏龙凤雏，诸葛亮也受其感动而大展经纶补天手。

也必然有乐趣，一种虚拟却真切的乐趣。西哲有言，人真正所过的是一种内心生活。隐士们把造化自然都圈为自己的心灵感受场，做梦化蝶，临河观鱼，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山川草木都为自己增加了无限的人生

乐趣。而人类社会也是宇宙万物的一部分，其间的起承转合仰俯直曲尤其是精英们的激情演出更构成了极其绚烂壮丽的画卷，隐士们临图而叹、而呼、而悲、而喜当自有无限乐趣。所以诸葛亮和他的小伙伴们在游走于江湖山岭村落洞府之余，也每每数英雄成败论天下兴亡，这好像并不是一定包藏着“出山”的野心。

于是“渔樵”们远离火热的庙堂而选择了偏僻的“江渚”之上，既可随时远遁山林遨游江海，又可以遥观人间是非争斗荣辱升迁，沐浴着草木生气和白云青山，泡一壶老酒，就着天下这一最大的作料细细啜饮。这个傲娇范，想想都醉了。

其实，诸葛亮和他的早期小伙伴不就是这样一群标准的“白发渔樵”吗？

他们讨论天下，并不代表他们一定真正喜欢投身天下。诸葛亮感“三顾茅庐”之恩而出山，并不代表隐居的他一定真正喜欢出山，更不代表原来他一直在摆谱作秀——像有些人揣测的那样。要知道，出山之后，他和他的家人就被卷进了巨大的时代漩涡，从此永无宁日。直至自己54岁而亡，儿子和孙子也都殒身沙场。

也许，他已经料到了这一切。所以，我从来不怀疑早期的诸葛亮是真正想空老于林泉之下的。

投稿邮箱E-mail: ljz@cnnb.com.cn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共绘美好蓝图

宁波晚报宣